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六　　宋　姚　鉉　編

古文戊 摠二十四首

讀四

讀荀子 韓愈

讀墨子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九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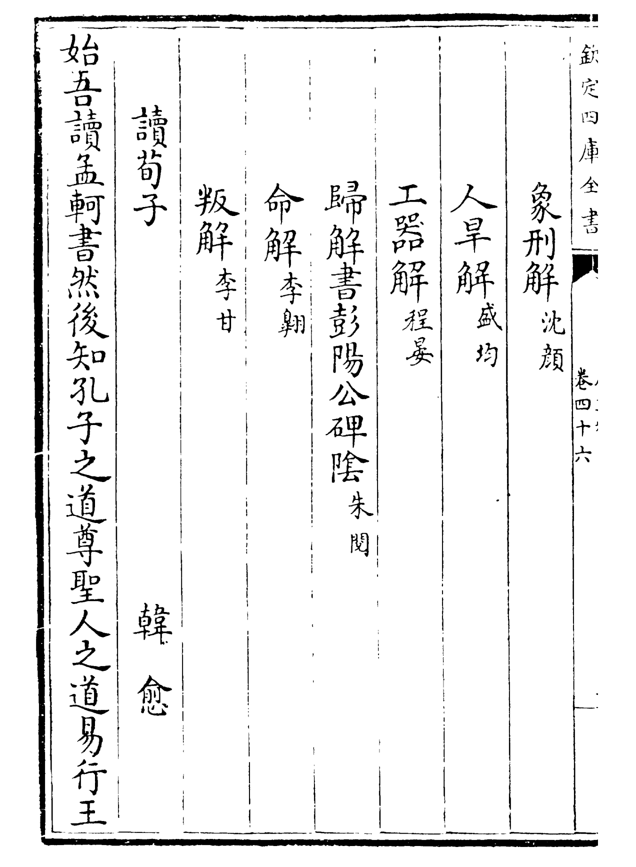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顔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解十一



象刑解 沈顔

人旱解 盛均

工器解 程晏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閲

命解 李翺

叛解 李甘

讀荀子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没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黄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已耳揚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删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

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

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慤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

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衮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寖墮乃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紿激訐恌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憸滑之術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

已降至於漸醨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紛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捭合飛箝捭合飛箝皆篇名實時之常態是知漸醨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雖邪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奥妙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温良忠慤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

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邪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疑令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懐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内士為諸侯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

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謂太公六韜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益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紿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後之君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上馬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與丘同音烏草之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

周公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曰宋不足徵也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

以機為近玄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支為五或七而九泊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

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襃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草則不足以裨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邪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

彩邪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邪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絶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于為教茍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敎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

始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顯

覆載之中冐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已而鮮為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横流

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種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禄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

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絶流不顧漁人之鉤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

佐盟津之師焚山絶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鉤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顏

論者以五帝不迨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迨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迨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

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惟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

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

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

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濵之陶一無慼名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敺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

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東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絶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

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絶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偕有其事自為

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於海豈天地大畢之若此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汩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巘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

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髙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悟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廬江四辯

廬　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惟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

始皇二十六年吕揚州之地為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淮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

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

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

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七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奏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

為是

右辨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云盧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於勾澨勾澨楚西境也

使廬戢梨侵庸戢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顔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容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以滅而臧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

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鷄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去聲於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

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里志荆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

敖繇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是也廬非盧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冶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

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去聲)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蒲麻反)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子予)

反鋪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

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亡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烏回反闑居丁反扂丁玷反楔先列反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

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竒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平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

計班資之崇庳音卑忘巳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狙七國蓋仲尼傷

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于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筍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絶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韋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於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爝火亦光矣

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七南反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

是畀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諸國卿已降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

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襃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餬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朿閡氣沮志衰志

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鴞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顔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

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
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
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
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
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
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
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
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

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笞絶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涒灘歲越垠曠旱蹇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𢈔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名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

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於下百姓焦愁結成恨畧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秉權適海豢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

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鍜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葉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葉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

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劊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　閔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凶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

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鞫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鞫而歸也三者皆𦵏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鞫之苦而無暇豫

榮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
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
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
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
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
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
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
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

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翺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

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禄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已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讐乎且𣓤其財而强索之若究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

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蚕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唐文粹卷四十六

唐文粹卷四十七　　宋　姚鉉　編

古文巳 訂附總二十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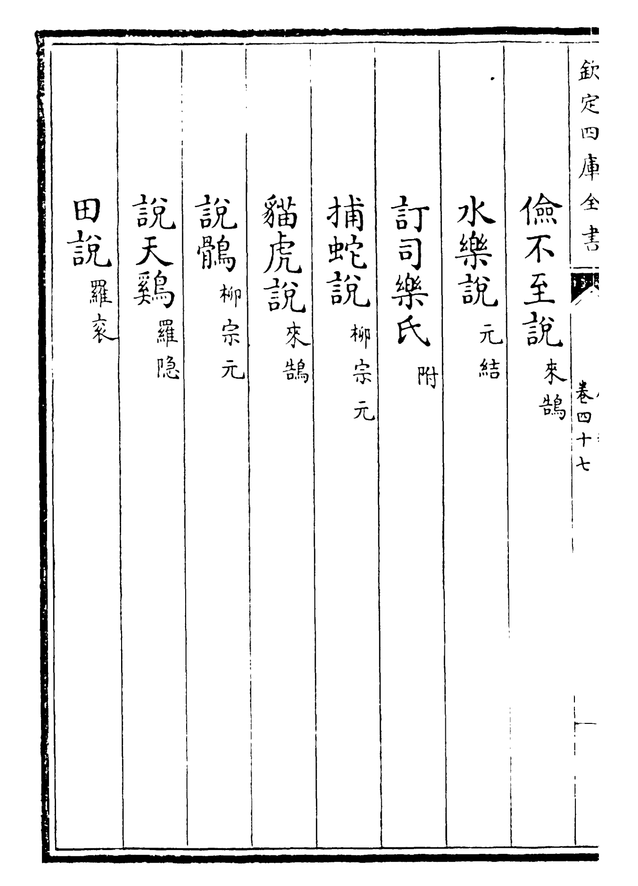
說二十四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禘說

師說 韓愈



評二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

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窽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草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

夫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𤣥者世謂之天下而黄者世謂之地渾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

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
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
邪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
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
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

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加祀

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禮說

栁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禮進有司以問禮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於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禮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

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葢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葢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也

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隐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茍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

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儉不至說

來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

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遮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廐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逺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甞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廐馬千駟四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鈌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磳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瓚多

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
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
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汙辱
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𫋆謝樂官不亦過甚
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音
斆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
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
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

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宫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滉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産異蛇黒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歳賦其二募有能捕

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犇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歳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

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鵠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為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慼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

之而去虎來無豕餧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擭（胡化切）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為鼠迎貓為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鶡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為甚今忍而

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逺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説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説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

邪翩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說天鷄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鷄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鷄之雄也伺晨則他鷄之先也故謂之天鷄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豯害於利也且謂螻蟥大於麋鹿則

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頣而遭螻蛽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蛽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蛽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蛽不忍也然則覊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

刼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孶孶於筴試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心哉

原晉亂說　　楊　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刱承永嘉之後嚚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壼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兹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刱立朝綱基搆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

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葢由知龍而不

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況吴以干戈而得邪相君喻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廪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汪一云汪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塈於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

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鼂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邰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宗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邰弃為稷官蒸民頼之宗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宗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何如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

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絶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

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烏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佷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怪

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祀黄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産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産曰鮌之神化為黄熊鮌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説也若鮌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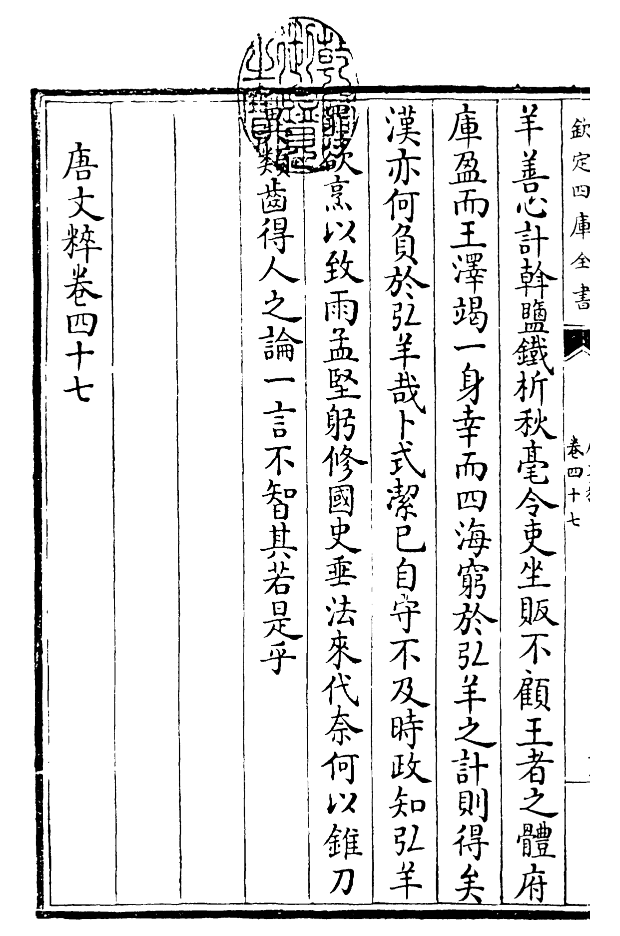
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
二也鮌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
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
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為夏后鮌有歸祀又不
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祟厲之事有二吾取其
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黄熊之厲吾不敢聞
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内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黄熊
安可執加鮌厲而為昬越之祀哉

漢史賛桑弘羊評

張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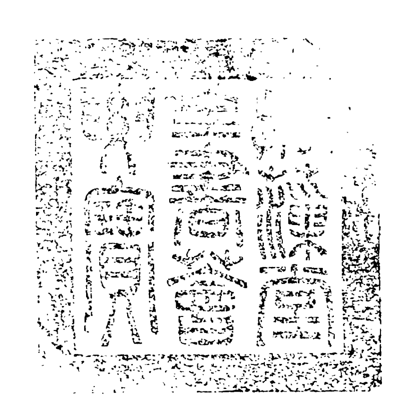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隅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

夷公起漢武殘剥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歛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



羊善心計斡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唐文粹卷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元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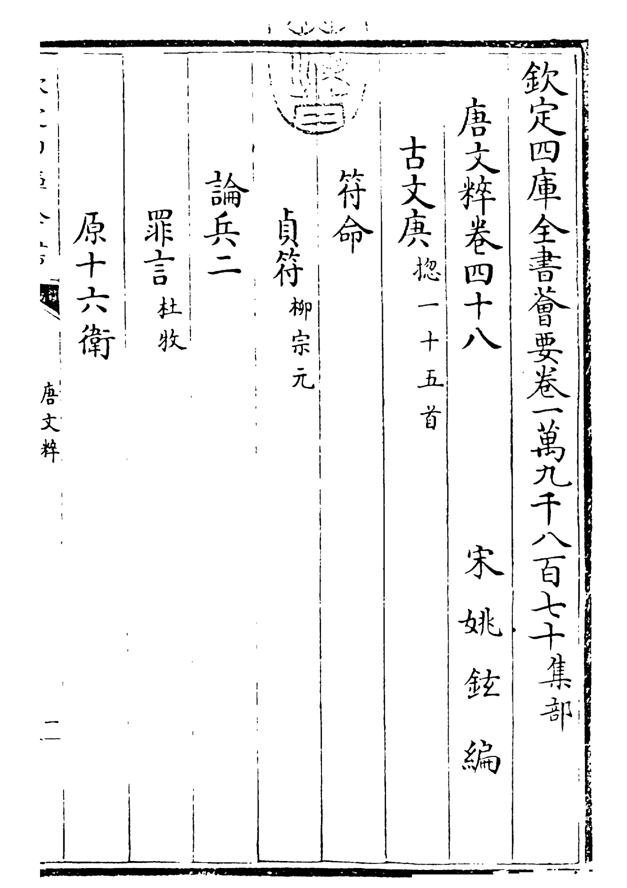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七十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八

宋　姚鉉　編

古文庚　揔一十五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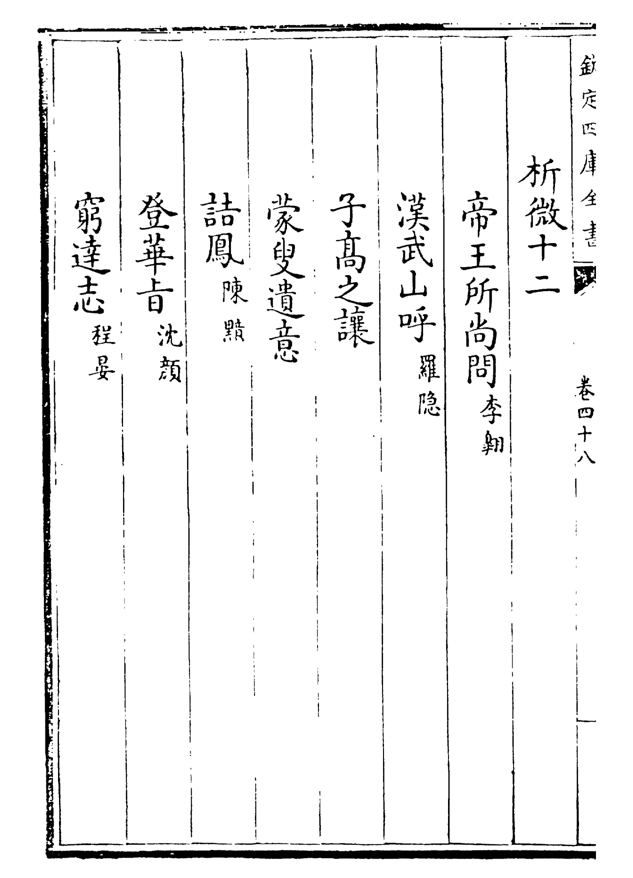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析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 羅隐

子高之讓

蒙叟遺意

詰鳯 陳黯

登華旨 沈顔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貶所量移流人吴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

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援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没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

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决臣宗元稽首拜
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鬬怒
震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揔揔而生林
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
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敺其内於是乃知噬禽獸
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
者齧爪剛者决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

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世也以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

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臣妄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敺縱臾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

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駭乎無以譏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氛疏為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𢬵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

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析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祲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厲而友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

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草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寛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宗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

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沸炎以澌殄厥凶德乃敺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祐爾

載揚于稚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浴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户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

兵祖于山東㕥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
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幷州
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
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㕥浮羨淫工機纎雜意態
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
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
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
其復強大也幷州力足以幷呑也幽州隂慘殺也故聖

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媯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覇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鋭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

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覇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覇者不得不可為覇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澒迴轉顛倒

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
因之幸陜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
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甲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
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
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
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
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
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

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

自治乎賢才好惡揀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險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

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

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𤔔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餕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

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襃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

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綦敎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趍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耡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

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畀略雖有蚩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

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七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囂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

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敖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名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

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揔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翺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

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黄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

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

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逾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髙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悖慄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髙讓禹者非所以小黄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髙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宫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誥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追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絶句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

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佪翔其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與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穏其簒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谿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鷄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

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敎邪且巳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

斯言可欺也哉

登華旨　　　沈顔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顛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之者若

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覇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

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禹書上　　劉蜕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鮌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

尋父功鮌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鮌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而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葢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絶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

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陑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天則商周之命其集

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禄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口飫味目厭色斯所為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為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禄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

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禄仕者豈不為是邪
曰非也聖人為人者也恒人為巳者也聖人負其資得
其地逢其時有其禄然後因其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
高者決而溉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
仁誼然後使萬千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浹於
生人者也恒人之為巳者期於厚禄貴位位以私尊禄
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滛快一日之欲繞
放肆於氣未絶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

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巳榮退以為巳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孔子歎行巳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巳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逵者卒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

崇錫不以為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已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禄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為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顔聖賢也豈嘗聞伐樹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内而恒人之樂也外内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内而不取其外也若然者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

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女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茍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唐文粹卷四十八